

百年中国记忆·文化大家

刘未鸣
韩淑芳
主编

回忆

朱清
自

荷塘边的不朽背影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荷塘边的不朽背影

回忆

朱清
白

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荷塘边的不朽背影：回忆朱自清/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，
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。—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8.7
（百年中国记忆·文化大家）
ISBN 978-7-5205-0367-9

I. ①荷… II. ①江…②扬… III. ①朱自清 (1898—1948) —
回忆录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2053 号

责任编辑：李晓薇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（发行部）

传 真：010-66192703

印 装：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印 张：19

字数：248 千字

版 次：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5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百年中国记忆·文化大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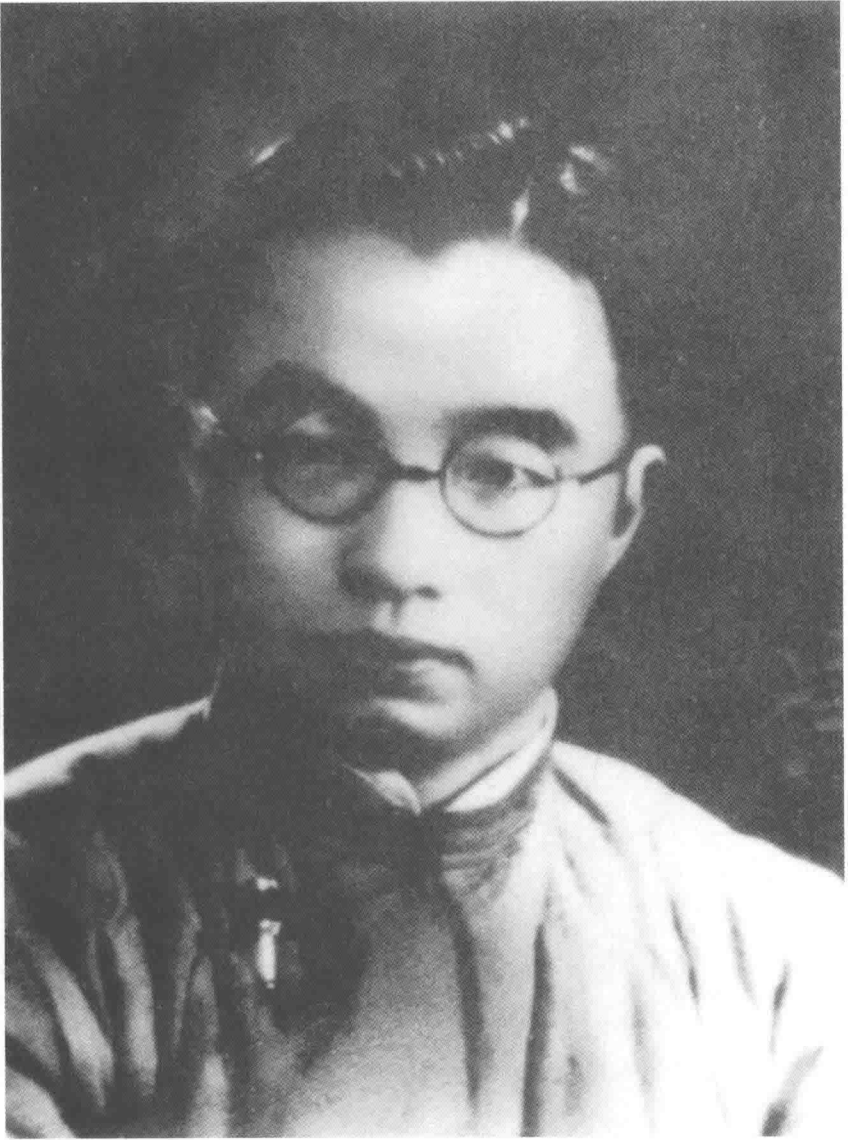
主 编： 刘未鸣 韩淑芳

执行主编： 张春霞

编 辑： 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卜伟欣 牛梦岳 李军政 李晓薇

赵姣娇 高 贝 徐玉霞



20世纪20年代的朱自清

中年便易傷哀樂老境
何當計短長衰疾常防
兒輩覺童真豈識我生
忙室人相敬水同味親友
時看星墜光筆鈔啓予
宵不寐羨君行健尚南強

夜不成寐憶業雅老境一文感而有作

錄奉

景超兄

業雅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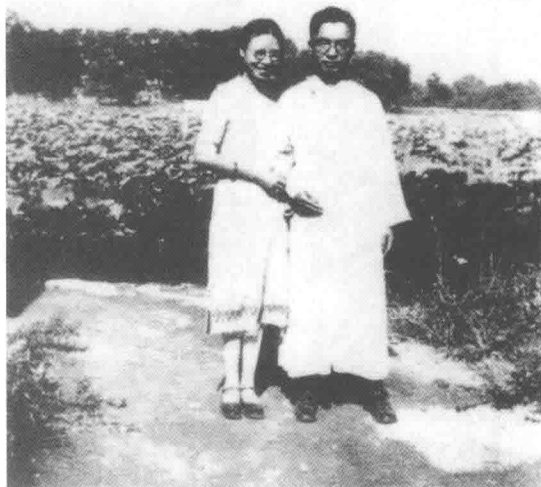
補壁并乞教正

弟朱自清



朱自清手迹

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
在中南海合影



国立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

CONTENTS 目 录

第一辑 亲属怀思：匆匆而去，背影长留

- 追忆朱自清 陈竹隐_3
- 昆明生活半年间 朱物华_23
- 忆自清大哥（诗词五首） 朱物华 陶 芹_25
- 记大哥朱自清二三事 朱国华_28
- 难以忘怀的往事 朱国华_31
- 永远抹不掉的怀念 傅丽卿_38
- 可亲可爱的爸爸 朱采芷_42
- 魂牵梦萦绿杨情 朱闰生_44
- 我对爸爸的怀念 朱冷梅_57
- 对父亲的片断回忆 朱思俞_61
- 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朱乔森_66
- 关于父亲的创作 朱乔森_90
- 我记忆中的父亲 朱蓉隽_98
- 我的伯父朱自清 朱 韵_100

情深谊长 朱 韵 朱 韶_105

朱自清嫡孙忆祖父 朱小涛_111

第二辑 故旧怀念：死而后已，我哭斯人

朱自清的足迹 陈孝全_119

朱自清生平事略 刘 流_168

我和朱自清家的交谊 张世璘_182

浦江清诗赠朱佩弦 曲 辰_185

余冠英先生谈朱自清 汤 杰_187

光芒耀眼的双子座 闻黎明_191

朱自清故居寻踪 史 隽_195

第三辑 桃李追忆：呕心沥血，严谨治学

忆朱佩弦先生 余冠英_203

向佩弦先生学习 朱维之_209

忆朱自清先生 刘北汜_216

朱自清先生琐忆 彭允中_226

我和朱自清先生交往的点滴回忆 李为扬_229

忆一代文宗朱自清老师 孙景瑞_236

附录一

我是扬州人 朱自清_253

儿 女 朱自清_257

给亡妇 朱自清_263

冬 天 朱自清_267

择偶记 朱自清_269

附录二

朱自清生平著作编年简表 朱乔森_275



第一輯

亲属怀思：匆匆而去，背影长留

追忆朱自清

陈竹隐*

身世 事业

朱自清字佩弦，原籍浙江绍兴，生于1898年11月22日。原名朱自华，号实秋，名字含有“春华秋实”之意。由于三代人定居扬州，所以自称“扬州人”。他的祖父为人谨慎，在江苏东海做了十多年的承审官。父亲朱鸿钧，字小坡，母亲周氏。当时都随祖父在东海任所。佩弦出生于东海，由于两兄幼殇，他就成了长子长孙，备受家庭宠爱，小时在耳上还佩戴着金质的钟形耳环。他们兄妹共4人。佩弦幼年在家由父母启蒙课读，后在私塾读经书、古文、诗词等。由于他聪明好学，所以很快就学通了国文，又在旅扬公学学了英文。他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毕业时，还得到了品学兼优的奖状。在校时，他非常喜欢文学，立志做文学家。1916年，他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。次年寒假，他回扬州，遵父母之命与扬州名医武威三先生的女儿武钟谦结婚。

佩弦的祖父母去世后，家境便一天不如一天，经济上很拮据。父亲虽然

* 陈竹隐：朱自清夫人，原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。

做着官，但一直廉洁自律，没有积蓄，所以给祖母办丧事都要借钱。佩弦20岁时，看到家里的经济状况，觉得按部就班地读书是有困难的，于是决定跳班投考北京大学本科，并改名朱自清，字佩弦。1918年，他考入了哲学系。这时，他们家中常常借钱供孩子们读书。一直到佩弦毕业做事了，家里还欠着几千元的债，都是后来一点点还的。这样的景况使佩弦对穷苦人的生活有体会，并富有强烈的同情心。

在北京大学就学期间，正值古老的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。佩弦在新思潮的鼓舞下，参加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，并与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建立了友谊。他参加了《新潮》杂志的编辑工作，不断在学生办的周刊上发表新诗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，提倡新文化运动。新思想点燃了佩弦心中的火，诗的激情在他心中翻腾，他以满腔热情投入了新文化运动。与此同时，他发愤攻读，三年内修完四年的课程，于1920年提前毕业了。

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，佩弦觉得文学可以用来抒发自己的感情，可以揭露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，可以启发教育人民，文学可以救国。由于他对文学的特殊爱好，他很快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
佩弦毕业后，曾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、江苏省立第八中学、中国公学、浙江省立第六师范、浙江省立第十中学、温州十中、白马湖春晖中学、宁波四中任教五年多。佩弦的教学工作十分繁忙，有时奔波于两校兼课。他虽对教书生活有时不满意，但对教学却十分严肃认真，从不迟到早退。课堂上总是滔滔不绝地讲，甚至满头大汗。他对学生管教很严，但与学生关系却很融洽。他经常鼓励学生多读多写白话文，学生也常到他的住所去交谈。在温州时，他把新文艺的火种带到了那里，温州中学各年级的学生都争着要求他教课。他要求学生交作业不许误期或敷衍，甚至对学生作业格式都有具体规定：作文本第一页要空下来，把一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，并注明起讫页数，以便查阅。而他自己则不仅认真及时地批改学生的作业，还细心热情地

批改学生们在课外所写的大量不成熟的作品。

这期间，佩弦也时常与文学研究会成员俞平伯、叶圣陶、刘延陵等先生讨论新诗问题、民众文学问题。又创办了《诗刊》，并不断发表新诗，以提倡新文化运动。他在诗歌创作上下了很大功力，以抒发他的感受，歌颂光明，揭露黑暗。五四运动落潮后，佩弦思想有些彷徨，但强烈的正义感促使他排除一切困扰，努力振作起来。1923年3月10日，他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了长诗《毁灭》，用“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，打上深深的脚印！”的诗句，表现了自己要脚踏实地前进的决心。他又写了《赠友》一诗，歌颂了“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”的共产党员。他为五卅惨案作《血歌》一首，痛斥了帝国主义的暴行。佩弦用他的诗歌为正义呐喊。与此同时，佩弦的诗歌和散文在艺术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。长诗《毁灭》引起诗坛的注意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；散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被评为“白话美术文的模范”。他以认真教学、勤奋写作，将自己献给了青年，献给了新文学事业。

1925年，佩弦经俞平伯先生推荐，到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。佩弦从此便一生就任于清华大学。

当时的北京，旧文学的市场很广，书店里出售的都是旧文学书籍。佩弦认为应该开发新文学园地，扩大新文学市场，使新文化大众化。他与俞平伯先生等十人商议决定，每人出一份钱开一个“景山书店”，专门出售新文学书籍、刊物，并请了一个人专门负责经销工作，书店的收入就维持这个人的生活。而出股的十个人都没有收入，纯粹是为推广新文学尽义务。当时，佩弦他们就是这样为新文学开拓道路的。

1926年，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进逼关内，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同奉军作战，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，派军舰驶入我大沽口，炮击国民军。国民军开炮还击，日本帝国主义却联合美、英等七国公使，提出

无理条件，并在天津附近集中各国军队，准备将武装干涉升级。3月18日，北京的工人、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大会。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，并到执政府门前去请愿。佩弦也与清华大学学生一起，亲身参加了这次集会，参加了游行请愿；目睹了在执政府门前打死了40多人，重伤200余人的“三一八”惨案。回来后，他以极端愤怒的心情写成了《执政府大屠杀记》一文，详细地叙述了惨案发生的事实经过，直言痛斥反动政府的暴行。他写道：“这回的屠杀，死伤之多，过于‘五卅’事件，而且是‘同胞的枪弹’，我们何以间执别人之口！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屠杀之不足，继之以抢劫、剥尸，这种种兽行，段祺瑞等固可以行之而不恤，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，又何以自容于世界！——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！”在这篇文章中，佩弦还表达了对学生英勇不屈精神的真诚钦佩，并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“怕”的心理。这不仅表现了他的诚朴正直，而且也说明他在斗争中变得勇敢了，在凶恶的敌人面前站了起来。

在这次惨案中，清华学生韦杰三惨遭杀害。佩弦很是痛心，写了《悼韦杰三君》一文。

1927年，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大批屠杀共产党人。时局剧烈动荡。这时，有人投敌高升，有人无耻出卖，有人胆怯害怕，有人脱逃颓废……面对着这样的大动乱，佩弦在苦闷、在思索。他知道“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，才能解决这种惶惶然”。而他并没有那样做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，以及对妻子儿女的顾念，使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去战斗；但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，也使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他追求光明，他洁身自好。他像荷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，并用这种“自清”精神启发人们。在这种心情下，他写了《荷塘月色》。此时，他还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，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